



一、開場

2004年9月12日風颳天，斜雨射在汽車的玻璃窗上嗒嗒作響，洪其璧教授從永康街厝接我，載著棉被、書籍、用品共四紙箱，急馳南下的二高上；雨刷猛撥出卷卷的水波，車內隆隆風聲作響，洪教授撫著駕駛盤，依舊從容的快速前進。

洪教授是長榮大學的研發長，與夫人林慧瑜教授有強烈的台灣意識，常參與我在台師大人文中心推動的本土文化活動。長榮是百餘年長老教會的學園，很有條件朝向本土教育發展。那是2000年11月洪研發長便請我代擬一份在長榮設置「台灣文化研究中心」的計劃，包括人文研究、推廣教育和成立台灣語文系。這個構想與我籌創師大台文所同時，可惜未成。

次年2001年6月7、8日洪教授辦大型的「台灣大學教育研討會」，一時學術碩彥如李遠哲院長等都來到長榮校園，我有幸也發表論文。只見廣

袤的綠地、紅磚的拱門，尤其難忘的是，有如此寬闊的走廊(牧羊圖樓)，這是我首次到長榮的第一印象。

中午，汽車在細雨中，駛入了林立的紅樓間，洪慶宜教授幫我推行行李，進四宿一樓的4103室，這是我後半生，七年半教學生涯的第一天。

二、台灣研究所的成立

2002年7月師大台文所奉准成立，次年招生。長榮大學新研發長陳振和教授在新校長陳錦生教授的全力支持下，又請我幫忙撰寫計劃書，於2003年6月正式向教育部申請設立「台灣研究所」，後被決「緩議」，次年1月申覆，又批「緩議」。長榮乃請我過去專任，全責籌備。先前有兩所私大中文系，要請我專任，另又一所私大要我去籌設中文系或所，我都拒絕了。而長榮校方強烈要我去發展台灣文化，還有一群同理念的好友，有可以讓我自由揮灑使命的空間，我遂欣然同意。雖知一趟行程要四個多小時，卻可以趁機旅遊認識南台灣。中文系所太多了，台灣需要的是本土文化的系所，尤其在南部。

確實長榮人文學科不多，相關圖書設備亦不足，如沒有歷史、地理系或中文、人類系，可以輔翼台灣所，這是教育部的意見；但我們仍提出第一流的師資，以及校方願意全力投注的經費與決心。高教司仍以「SCI學術論文闕如」等等的理由退回，我個人與研發處一再申覆，人文學科得SCI的有幾人？終於2004年12月8日，教育部最後同意設立「台灣研究所」招生十名。當然也受本土政府推展台灣文化教育的庇蔭。

接著我被聘為「台灣研究所籌

備所長」，行政工作仍由陳振和研發長、陳薇君小姐支援，至於擬定研究所發展的目標、計劃、課程、入學考試目、海報，甚至所的Logo……，皆我一人獨當；我常在台北家中工作，而聯絡處理等事務，陳小姐助我匪淺。新生入學後，王淳玲小姐專任助理，她的多年貢獻，有口皆碑。

開闢師大台灣文化園地後到長榮，目的也是為咱台灣開新園地，但不知何時可以完成，若事成之後，我絕不可能接所長，所以在通過設置之後，我就要推荐所長。除了學術、人品、認同之外，最難的是需人和與熱忱。師大前歷史系主任鄭瑞明教授是我的首選，陳校長再三說：「你至少所長要做一年」。我笑者說：「鄭教授若首肯，會給長榮帶來福氣」。台灣所多年來，師與生和諧，教與學認真，學生、所友的向心力，是台灣學府所少見，尤其沒有高鐵的時代，鄭所長成為兼任教授的「司機」。後來鄭所長當院長，溫振華教授接所長，台灣所的台灣精神已傳承下來，不在話下。

2005年11月16日陳校長請我書寫「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成立記略」。勒石立碑於第一教學大樓的大門側。22日舉行「台灣研究所揭牌儀式」教育部長杜正勝等近百人出席。

三、台灣文化國際研討會

我到長榮，不是為教書，是嘗試做一個台灣文化的小推手，台灣自古以來沒有自己傳承的歷史文化。如今唯有大學本土系、所才是傳承文化的動能，各個系所要有共同的責任與目標，從不同的領域來建構有主體性的文化。我在大學全面推動台灣文化活

長榮大學 台灣研究所 成立記略
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，持守獨行之風範，於台灣百年外

動已逾二十年，應該是大學校園中最早的，其中從1994年開始辦大型的第一屆「台灣文化國際會議」起，我都是與不同系、所，甚至校際合作。

2004年初，我尚在師大，教育部找我籌辦「大學台灣人文學門系所之現況與展望研討會」，我到長榮後，即由師大、清華與長榮於2005年1月合辦。3月終於召開了第四屆「台灣文化國際研討會」，主題是前所未有的「台灣思想與台灣主體性」，師大台文所與尚在籌備中的長榮台灣所合辦，而成為兩年一次的定規。我發表〈台灣精神史緒論〉，作為我企圖寫《台灣精神史》的架構，我首先將台灣精神(與思想)分為七期：

1. ~1864 草莽思想時期
2. 1864~1921 帝國夾縫思想激盪時期
3. 1921~1937 殖民地現代啟蒙時期
4. 1937~1949 荒謬思想時期
5. 1949~1975 中國封建儒教思想時期
6. 1975~1990 民主運動思潮時期
7. 1990~ 台灣主體性思想發軔時期

雖然我近年有不少相關論述，可以集成兩、三本台灣文化思想的專書，但遺憾的並未契合「精神史」的軸線。

可堪欣慰的「台灣文化國際會」由鄭、溫兩位所長繼續與師大合辦了四屆；第二屆以「李喬研究」為主題，從此李喬與長榮結緣，並被聘為駐校作家。今年2013年9月的第八屆「時空流轉」剛剛閉幕。合作、交流是壯大台灣文化的不二法門。

四、教學與研究

2004年9月開學，我屬通識中心的客座教授，要教大學部的通識科，有「台灣文化主體性」、「歷史人物」……「莊子自然生態」等，一站兩小時，猶能渾身是勁，已十多年多坐著對研究生講課，現在我馬上適應要教室管理的教學。課雖不多，但一趟自強號三小時，還加兩頭的轉車，有時慢分，延誤台南至中洲的區間車及到校的交通車。有一次，巧在四宿遇到陳校長，我說：「比從北海道來更久」，他哈哈大笑，校長的風趣與誠懇，是我在長榮舒暢的重要因素。

第二年招收第一屆研究生。我來校是坐飛機，由研究生來接，回去是坐校車轉自強號，我幾乎保存所有的票根。

我主要開「台灣學導論」、「台灣方志」，在師大本就已寫有不少講義，來台南每次上課依然要準備幾小時，要重編講義上網。2007年高鐵通車，本來可以一日來回，但為準備教學，仍提前一天下午到校。原先我在台北主編中國文教科書，後來就不再參與了，報紙評論也少寫了（大環境亦有關係）。而讀些南部開發史、平埔，基督教傳教的書籍；我寫作不輟，只是遲鈍了，常提筆寫錯字，過去一個半小時可寫一篇文思並茂的社論，今已不可得了。

長榮時代，寫作仍沿過去的兩個方向，一是建構台灣主體性文化，一是批判中國民族主義。2003年我出版《台灣文化論》（被台灣文學館列入臺灣人必讀的一百本書），2004年12月出版我所發起並參與主編的《台

灣文化事典》之後，迄今本土論述依然積稿不少，可惜沒時間整理出版。2009年我書寫〈理性精神與公民意識〉與〈犧牲精神與集體記憶〉，已成為台灣覺醒的議題。為批判儒教的歷史傳統，2009年我出版《史通通論》。早年專業研究的古典道家，已經停筆。2010年重印舊作《莊子學述》。我過去是師大人，曾為《師大學報》任執行編輯，亦曾為校內其它學報撰文；如今身為長榮人，應為《長榮學報》留一文，因而將在某大學的講說稿，花三、四個月改寫：〈中國民族主義探原〉近二萬字，投〈長榮學報〉接受審稿，補充出處，刊於2011年6月號。12月大選前，收入我的新書《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》，2013年被中國作家余杰列入《流亡者的書架：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》中。

長榮台灣所已逐漸長大成蔭，開花結果，2007年我將長榮給的薪俸，回饋100萬元給台灣所，每年滋息給一名「莊萬壽台灣人文獎」，2013年將是第六屆了，長榮的研究生是相當夠水準的，我引以為傲。

現在我放心不下的是我長期收集錄攝的剪報、相片、影帶、音帶尚未整理，我的生涯感恩記錄，尚未書寫。感謝長榮設置專室，收我一生蒐購的萬冊圖書與家族的文物。

去年(2012)一月不再授課，改為名譽教授。嘗試寫小說，完成一篇〈蚌〉（收入李喬《散靈堂傳奇》2013.3），寫台灣命運的最後一夜，那真的會到來嗎？



台灣研究所揭牌儀式

五、文化學習之旅

陌生的南台灣大地上，台南的古街中，我彷彿是一個小人國的人物，站在巨大歷史古籍中的字裡行間。我走讀西拉雅……，還有蘇格蘭基督徒的故事，我用雙腳、火車、小黃，一個人帶著參考書到過枋寮、佳冬與最低窪的羌園、林仔邊、東港、萬巒、五溝水、萬金天主堂、竹田、三地門、霧台等；鄭瑞明所長也帶我去，如頭社、橋仔頭、甚至很多忘記地名的地方。

2005年1月與老妻平生最長的驅車之旅，兩人從台北小心翼翼往二高南下，在劍湖山過夜，次日傍晚才回到長榮。她第一次看到遼闊的校園，不禁嘖嘖讚美。然後南下高屏，我首次端詳屏東的城跡、孔廟。2007年2月新春在左營租車，溯高屏溪而上茂林，夜宿魯凱族的多納，一位台東大學謝姓研究生，帶我倆參觀石板屋外的一處骷髏頭架，當然也首次看到聞名世界的紫斑蝶，永遠記得美濃橋上的鮮美肉包及一望無際的波斯菊。老妻說：「沒有長榮，就沒有這浪漫記憶」。

2009年4月簡炯仁教授與謝金財研究生，特地帶我倆從甲仙經小林至錫安山，是探索阿立祖與新約教會之

旅，不料只經百日，小林滅村，我撰〈土地、文化、輓歌〉追思文（近作見長榮台灣所網站）。

難忘的一位住在中洲火車站邊（今已拆除）的家用司機張勝雄先生，我多次請他載我尋幽探秘，去了久已嚮往的大岡山超峯寺、新超峯寺、寧靖王墓、茄荳港。他非常客氣，只小我一歲，我說：「多謝你陪我玩」。後來往生，我去致意時，他的牽手說：「伊是真大尾的老大，長榮學生被欺侮或車禍等，伊攏出來排解」，張先生真是一位奇人。

我一生喜好旅遊，酷愛史蹟，雖然我生於鹿港，但中台灣不熟，熟的只是公車可及的台北市古街，我不會駛車，約1980年後，我每年都帶師大學生作史蹟導覽，想不到暮年，長榮給我機會初識南台灣，研究生反而為我導覽。我一人大概走過台南市的大半寺廟，但已不記得幾個了。

六 長榮之戀

長老教會、百年學園、台灣意識與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師與學生，構成一個親如兄弟姐妹的學校家庭，不容諱言，這是我過去沒有過的經驗。

清晨，曦光微露，我曾漫步林間草上，從二層行溪遠眺無邊的田疇，

有多少不知名的木花草花，不知幾度相逢？起初，洪其璧教授帶我去游泳、餐敘。之後，每週二晚，大家各自買麵、便當或點心團聚，終於成立了「南風社」。我們也辦文宣，在圖書館露天講壇，去拉學生來聽講，洪慶宜教授最賣力。陳錦生校長講「蚊學」，許舜欽教授講「象棋」，我講過「中國學歷」，往事如繪。後來常有遊動性的晚餐，甚至開車遠到新化，有鄭瑞明、劉睦雄、張瑞吉、許舜欽、吳作樂……等教授，還有陳錦生校長，談笑之聲，猶在耳際。

接著夜晚，不分寒暑雨晴，在運動場繞圈；也見燈光下的籃球場，始終有生龍活虎的學生，也是我生平未見的奇景。我們幾個老伙仔，邊走邊聊，一小時在不知不覺中溜過了；只是仰望天際，從未出現過我想擁抱的星斗，原來是光害。（我6吋的天文望遠鏡，送給長榮天文社）

許多人都說：「你們有長榮的戀情！」，常言：一日情，百世恩。七年半的戀情，當然是永遠的長榮人。

二十週年校慶，希望再二十年，我能再撰文祝賀。

2013年9月21日子夜 赴美前夕